清儒學案

葦

口 12
3276
27

B 12
8276
ST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27

天津徐世昌

愼修學案上

婺源汪氏與元和惠氏同時並起其後治漢學者皆奉爲先河婺源之學一傳而爲休寧再傳而爲金壇高郵其學派傳衍比於惠氏爲尤光大矣述愼修學案

江先生永

江永字愼修婺源人歲貢生數十年槭戶授徒爲人和易處鄉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一至江西一游京師已歸家居而朝廷求經術之儒有欲進其所爲書且舉之者則以頹老辭先生爲學長於比勘明於步算鐘律聲韻而於三禮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

猶多闕漏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凡數易稾而後定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謂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商衡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衡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衡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宣城梅氏之言見歧未定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易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可以正淮南天文訓漢書律麻志之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昆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

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刍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良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支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所著書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四庫總目及通行刻本並作禮書綱目自序亦然諸家所撰傳狀並作禮經當據初名）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學海堂經解採說經者古日羣經補義凡五卷）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一卷金水二星發微一卷冬至權度一卷恆氣注厤辨一卷歲實消長辨一卷厤學補論一卷中西合法擬草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二（參戴震撰事略狀王昶撰墓志銘錢大昕撰傳江藩漢學師承記）

禮書綱目自序

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惟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於他

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賓軍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尚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篇綱以統目首尾脩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未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眾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檃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

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稾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注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譾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

禮記訓義擇言

檀弓上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案嫂叔無服唐太宗始采魏徵等議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制服小功後儒議論紛然或是古或是今或兩是之或酌古今之間而云當服心喪其說詳高安朱氏儀禮節略難以一言斷也程子云嫂叔所以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可無服者後聖有作須是制服朱子云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眾言淆亂折衷於程朱可也

又案儀禮喪服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謂外親兄弟也故賈疏以爲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近世言禮者引此條謂此古者嫂叔有服之明證所謂沒其文於經補其說於

記然則夫之兄弟降一等服大功乎誤矣朱氏謂此乃後人杜撰勉齋經傳刪之者是亦未然黃氏喪禮以其無經可附也遂偶遺之非故刪之也愚編禮經綱目以此條附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之下從賈疏也因論嫂叔無服附及之

檀弓下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鄭注期而神之人情程子云則三年都無事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所張子云古者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呂氏云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

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閒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概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朱氏云祔之論不一祔己反於寢練而後遷鄭氏說也祔藏於廟祭則即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殷道夫子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祔於卒哭準程張遷於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祔爲疑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至喪事即遠謂不以柩反也若謂主出不得反何以魂魄既出待反虞而埋耶又云既以明日之祔爲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此則記一說亦疑其非而未能決也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己反於寢殷人練而祔祔而遷於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

孔子善殷非實事

案呂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廟非也假令祔後之主已在祖廟則遷廟時主不出廟考大戴禮諸侯遷廟奉衣服

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爲殯宮則先儒謂祔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謂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謂祔卽是遷故謂祔當於三年不知祔與遷自是兩事也祔後殯宮有主遷廟篇固可證矣而程子所謂若無主於殯宮則朝夕哭於何所張子所謂日祭朝夕之饋如親之存亦可見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爲合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非除喪豈可元服乎事畢後安神之辭云擇日而祭焉此卽所謂吉祭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間豈可行吉祭乎左氏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所謂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於練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謂柩不反非謂主不反則朱子論之當矣其謂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祭之恐未必然祔祭惟祔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則禮意蓋欲使親死者祔於同班之祖而非爲祀典之缺也

又案殷人殯於祖其在太祖廟乎抑在昭穆同班之廟乎其詳不可考矣以意推之殷練而祔亦是行祔祖之祭若遷廟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寢旣葬主猶在寢故卒哭卽行祔祭使其神有所歸殷人殯於廟不患其所無歸是以練而始祔祭也祔以主祔於祖爲以神道事之以人情而言期而神之者人之情故孔子善殷殷周異制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祔與上文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自不相

妨朱氏乃疑記者別記一說謂孔子善殷非實事過矣

大傳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伯叔母子婦屬也（案屬注本作名此所引疑有誤）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孔疏云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

案此經前五術當從注疏說親親謂父母妻子孫伯叔昆弟凡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皆在其中尊尊謂臣民爲君又若以尊而厭降或同尊而不降名謂伯母叔母及子婦出入謂女子子在室出嫁及爲人後者長幼謂成人與三殤蓋此經通言服術故須該制服之義而吳氏泥於上文謂親親爲子孫尊尊爲祖父名與出入爲男女長幼爲昆弟以下治子孫者居第一非次也尊尊不謂君臣出入不兼爲人後長幼不謂三殤則制服之義不全何足以盡服術乎吳氏固守其說謂注疏以尊尊爲君服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義此吳氏之蔽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朱氏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若君宗至其子則各自爲宗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爲者大宗也周公爲文王別子魯公爲繼別之宗凡蔣邢茅宗之管蔡郕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女嫁於諸侯猶魯爲之主滕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是魯之所係於周公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爲同姓諸侯取則乎且所以不令爲大宗者爲其爲庶子也假如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爲大宗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以庶子爲君乎君之庶可爲君大宗之庶可繼爲大宗而謂別子非適遂不可爲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爲之後同

宗則可爲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大宗不可絕而爲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言繼世之君之公子所謂一君一大宗者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非若魯爲周同姓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正錯看注疏乃云兄弟不相宗至其子乃爲宗果爾則繼禰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大宗故無適卽不立大宗以有先君之大宗故也此說近是然一君一大宗則是吾宗之外又有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別有大宗也

案朱氏之說固辨矣考之經傳似未合此記所謂宗者皆以士大夫之家言之不謂諸侯亦有宗也成王封周公於魯留相周公使伯禽就國周公實魯國之君不可謂之別子魯公既爲君則亦非繼別之宗滕謂魯爲宗國以其同出文王假士大夫之宗法言之未必諸姬皆以魯爲大宗而自爲小宗也使諸姬皆爲小宗則始封之君亦將五世而遷乎謂凡蔣邢茅宗魯猶可也謂管蔡郕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管叔爲周公之兄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安得皆宗魯乎春秋時王姬歸于齊使魯主昏蓋魯近齊故也非謂周女下嫁皆以魯爲主也喪服大宗子死族人爲之齊衰三月如魯果爲大宗則魯君薨諸姬皆服齊衰三月乎故宗法不可施於諸侯魯非大宗之比也又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此亦未然大宗所以統領族人非止存始祖之祀也古者士大夫廟有定制大夫得立三廟始爲大夫如季友者固當爲太祖矣若別子是士自他國來爲始祖其子孫雖爲大宗豈能越二廟一廟之制世世祀之爲始祖乎後世始祖立祠禮以義起古禮未有此也又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亦恐考之未詳慶父者莊公之庶兄非弟也季友者莊公同母弟以正法言之庶當宗嫡

慶父叔牙皆當宗季友豈有庶反爲嫡宗者乎　又案此一節則公子之爲大宗者必是適其小宗者必是庶也然有大宗而無小宗與無宗亦莫之宗亦謂公子生存則然耳傳之子孫卽無小宗者亦必有小宗矣無宗而莫之宗者如此公子是適則後世以爲大宗之祖如是庶則後世以爲小宗之祖矣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後世世無大宗亦不以他族之大宗爲宗朱氏則因滕謂魯爲宗國一語多生枝節耳

深衣考誤

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　孔氏正義曰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永案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績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爲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玉藻疏始今爲考訂如左

玉藻曰深衣三祛縫齊倍要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遙反

鄭氏曰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

疏曰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者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

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永案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闊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衺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疏及續衽鉤邊諸說之紛拏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說

之耳

衽當旁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永案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惟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以

布二幅交解爲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爲衽也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則殺而下下半則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此借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惟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見深衣篇鄭亦略言之耳此經與鄭注甚明又以他文證之問喪云扱上衽謂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按裳幅不皆交裂孔氏誤謂十二幅皆交裂是未繹所字之意）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按朝祭服亦如喪服之制皇氏不及朝祭服非也）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按小要者棺上合縫之木也皇說誤）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

下謂朝祭之服耳按熊氏又不及喪服亦非也合皇熊二說乃備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按此說是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按此皆得之今删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按喪服篇明言衽二尺有五寸孔氏乃謂深衣獨得衽名何耶殺下殺上明是與他服相對孔氏幅何以謂之殺耶且下文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豈得謂是深衣之衽耶且下文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意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鉤邊別是一物此經未云宜兩邊有與彼及深衣疏一旁有曲裾此疏亦自相牴牾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

深衣云續衽鉤邊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永按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也漢時謂之曲裾蓋裳後爲裾綴於裾曲而前故名曲裾也所以必用鉤邊者裳之右畔前後衽不合若無鉤邊則行步之際露其後衽之裏有鉤邊而後可以掩裳際也鄭氏特引孝經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讀如之明其爲鉤曲之義使非別綴一幅曲而前不得謂之鉤也裳十二幅象十二月又有鉤邊其以象閏歟鄭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續衽鉤邊之義鄭注分明疏家汨之後儒之說并鉤邊失之詳見後

疏曰衽爲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按裳幅不皆下闊上狹說已見

前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按此說似合續衽鉤邊而一之若兩旁皆續衽而鉤邊者其說誤矣又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按此說甚誤前已辨之皆似小要之衽按小要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須合他衽之殺而下者方似小要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按裳幅當前後者不名衽安得有餘衽經云屬連之不明言衽當旁安得謂前後左右皆有衽殊裳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裳前後也按一旁連之相著謂在左者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謂在右者也此二句分明最爲得之然又云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右邊曲裾掩裳際不可謂屬連之也恐非鄭注之意續衽鉤邊鄭氏分別言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按孔氏玉藻疏謂曲裾兩邊宜有似唐時朝服有兩曲裾然以經文繹之一邊旣續衽則曲裾惟宜施於右耳

家禮深衣制度云衣全四幅共長過脇下屬於裳

注云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永按深衣之領自左而掩於右前襟亦自左掩右右襟有表有裏則前後當有五幅如後世之袍制而家禮謂衣前後四幅如今之直領衫恐誤矣家禮深衣圖亦是兩襟相掩旣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說乎又云每幅屬裳三幅亦沿舊說之誤前後四幅每幅屬裳二幅而衽之一幅在兩旁衽之上頭但有角屬於衣前襟之裏一幅則有

曲裾屬之耳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注云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永按孔氏誤釋玉藻裳幅皆交解家禮遂承其誤當以玉藻衽當旁鄭注爲正又按深衣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注亦略言裳以六幅分爲十二幅下齊廣於要中耳其爲上下之殺者在當旁之衽非謂十二幅皆殺也

又云方領

注云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永按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疏云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摧項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司馬溫公引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謂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又引後漢儒林傳服方領注方領直領也左傳衣有褖注褖領會也曲禮注袷交領也謂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袷疑更無他物朱子此說蓋從溫公後說也鄭氏謂如今小兒衣領豈漢時小兒衣領亦但曲之而自方非如孔氏擁咽之說乎但領既交會則不直而在右之前襟必有表裏前謂布四幅不知何以制之也

曲裾

注云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

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
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烏喙向內綴於裳之右旁禮
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曲裾
永按曲裾別用一幅布裁之綴於裳之右旁是已然謂交解
裁之廣頭向上左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則似朝服祭服喪
服之衽非鉤邊之制也鄭注讀如烏喙必鉤之鉤此引孝經
緯文明鉤字之義非謂末爲烏喙也此條朱子後自有說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
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
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
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
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
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也
永按續衽鉤邊朱子前後有三說謂別布一幅裁之如鉤綴
於裳之右旁此家禮之說也謂左邊既合縫了再覆縫以合
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此衣圖之說也謂只是連續裳旁
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此蔡氏所聞之說也三
說似皆未確其源皆由孔氏釋玉藻誤之使其不謂六幅皆
交解則當旁之衽左邊連屬之右邊必須有別布一幅爲曲
裾以掩之非如合縫覆縫左右交鉤之說矣其有別布一幅
也亦但綴於裳之後裾鉤曲而前非如交裁爲燕尾之說矣
楊氏復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玉藻深衣疏
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
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衽孔氏以衣下

屬幅而下裳上屬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爲衽此其不同者一也按二說孔氏失之皇氏但失不兼朝祭服耳皇氏以衽爲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爲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按孔氏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一邊所有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此爲朝祭服之衽一以爲吉服之衽一以爲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按此非不同也皇熊各舉一邊耳家禮以深衣續衽之制兩廣頭向上似與皇氏喪服之衽熊氏朝祭服之衽相類此爲可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按鄭氏解鉤邊爲曲裾分明別有一物但非如燕尾下垂耳去而不用恐乖鄭義蓋有深意恨未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復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續衽與鉤邊是二事鄭注分言之而楊氏即以續衽當鉤邊是誤讀鄭注耳

按鄭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鄭注別解鉤邊爲曲裾此獨刪去何也鄭注之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按此沿孔疏之誤見玉藻衽當旁注按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言惟衽之四幅交裂其餘八幅則不交裂也楊氏亦未細繹鄭注耳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按屬連之者裳之左旁也若右旁兩幅各開是以別有曲裾以掩裳際楊氏但言裳旁不辨左右則右邊豈可屬連乎疏家不詳考其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按孔疏深衣裳一旁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二句最分明的確鄭注既解鉤邊爲曲裾則安得混鉤邊於續衽而謂非別用一幅布爲之乎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爲其掩蓋而不可見按鉤邊別用一幅布正得鄭注之意惟玉藻疏誤謂深衣裳皆名衽十二幅皆

交解於是注之本義爲其掩蓋而不可見耳夫疏所以釋注也今推尋鄭注本文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釋其謬如彼皆可以一掃而去之矣按皇熊之說未嘗謬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鄭注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歲已定之說云

永按楊氏之說雖謂以鄭注破疏家之謬而玉藻衽當旁之經文及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所字之意未嘗細玩又引深衣續衽鉤邊之註但及其釋續衽者而遺其曲裾之說於是疏說本不誤者以爲誤而其眞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甚矣註疏亦未易讀也深衣裳之誤已久以聖賢法服而反類於奇衺不正是以詳爲之考俟當世君子論定焉近世萬斯大之說尤誤亦不必辨

讀詩者以鳥獸草木爲緒餘讀春秋者亦當以列國地名爲緒餘春秋暨左氏傳二百五十餘年地名千數百有奇或同名而異地或一地而殊名古今稱謂不同隸屬沿革不一有文字語言之譌有傳聞解說之誤欲一一核實雖博洽通儒猶難之杜當陽癖於左號武庫集解外有釋例土地名別爲部地志之學號專長然闕略不審者已多所指紕繆亦間有後出地理諸家隨代加詳視當陽孤守漢晉紀載宜有增擴春秋傳說彙纂國朝儒臣所修俱經睿鑑欽定地理考訂彌精詳杜所不知援古證今能確指其所在杜有乖違隨事辯正併杜注錄出可別成一書然而學殖無涯搜討難徧更考前賢地志之書及近代二三名家之說核其虛實精者益精詳者益詳從來著述家踵事

增華或亦功令所不禁也家貧不能儲書聊據所見聞者輯成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竊取多識緒餘之意或可爲麟經之一助
云爾年力衰頹黽勉爲之稟屢刊削乃成定本中閒或遺或誤
知不免摘瑕指疵則俟淹通博雅之君子

鄉黨圖考

朝制補遺

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
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
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
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
相揖而已然王卻先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
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按此條言朝制分

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大僕燕朝王圖宗人嘉
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
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
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郤瑕氏之地韓獻子將
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
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
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
此位虛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
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
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
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

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踧踖與與故略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旣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大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之以解惑

考袒裼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受玉時襲旣受以玉授宰裼而降立以待享　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袖也袒出左袖也　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裼襲不止施於裘中衣　袒裼衣也　云見裼衣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開衿方可袒出袖其實是見左袖裼衣　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言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

按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喪禮插諸面之右（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襢袒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拾以皮爲之）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觀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之說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袖別無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註凡襢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袒裼則知襲矣後人不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之謂之襲經義之難明如此況後世講章時文家何能由注疏以通經乎解經亦有知左袒之說者又以詩褮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爲疑不知古禮與今人情不合者多儻謂古人不以袒袖行禮則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又何以說乎裼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此疏說是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疏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按此謂裼衣上有一重襲衣又爲中衣與賈疏異非是其云

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甚分明孔疏前後有不同者見下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喪大記弔者襲裘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服掩襲裘上裼衣

按此二疏裘之外是裼衣裼衣外是上服別無一重襲衣與賈疏合曲禮疏偶誤耳凡言裘外有一重衣者非是

羣經補義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倘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卽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上來亦爲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爲反其爲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訟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按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爲卦變訟之二三兩爻由遯之

九三來爲九二遯之六二往爲六三也然而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別爲之說曰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

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爲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爲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卽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

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爲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

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旣濟來者兼之亦剛上

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爲義隨反爲蠱隨之初上九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爲噬嗑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

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上

今按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爲牽强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尙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

今按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尙乎六五之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

恆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

今按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爲六五

睽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按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宋時有薛温其者
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内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
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内也按此說正得反卦
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
已收之宋諸儒亦未有從之者何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今按蹇反爲解蹇之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衆蹇
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即爲得衆不必
坤而後爲衆也本卦無坤升卦之坤與此無預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
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
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
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
升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按萃反爲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雖同

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

鼎柔進而上行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按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漸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

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今按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

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

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

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

位而上同於四

今按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來爲六四得

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

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

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

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

夫子遂承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

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

謂之卦變程子不信卦變之說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言

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卦皆可以

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王孔子本意永少讀易卽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讀泰否二卦彖辭豁然有悟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惟賁卦分剛上而文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賁與噬嗑皆剛柔分之卦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剛中分其一也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時薛氏溫其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時瞿唐來氏之德說易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者謂之錯可反者謂之綜雖錯綜二字未爲精當而以相近之卦爲卦變當爲確論

春秋

說者謂古者寓兵于農井田旣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曰相地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善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忽緣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

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爲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己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郤至言楚有六閒其一爲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補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賢良趙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別隸籍之親兵微虎私屬徒七百人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皆是臨時集合之兵與後世召募屯聚之兵略髣髴故夫子答問政有足兵去兵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此亦可見當時兵與農實分故雖屢

歲出兵無妨於農否則入鄭動經數月何能使農不敗其業楚如此他國可知又按文獻通考引林氏說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賈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離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爲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按林氏說得之但未推及他國

音學辨微引言

六書之學有形有聲有義而聲音在六書之先形以寫之義以寓之夫聲出於口自始生墜地呷呷嚶嚶萬國皆同及其長而累譯不能相通居平原者氣恆同或千里百里而稍變處山谷者氣殊異或數里數十里而已殊爲鴃舌爲曉音亦甚樊然淆亂矣而自皇古以來易象典謨詩歌志乘達之四裔無閒遐荒則聲音之道未嘗不歸諸大同有所以同者在也周官象胥論言語協辭命瞽史論書名聽聲音當有其書今不存周秦兩漢

問人諷誦詩書因其人人通曉之音閒有疑難則假音之近似者比方之至晉魏六朝以迄隋唐音學大暢立四聲以綜萬字之音區分二百六部以別四聲之韻審其音呼出諸牙舌脣齒喉與半舌半齒實有七音分陰陽辨清濁異鴻殺殊等列括以三十六母命曰等韻雖五方水土有剛柔輕重風氣有南北偏隅吳越或失之剽秦晉或失之濁而以二合之音切定一字則字有定音能通直音之窮能辨豪釐之差而明者更因三十六位以檃括乎殊方之音鄉曲里言亦有至是中原文獻亦有習非不止爲佔畢之用已也夫人聲本出自然等韻一事非甚幽深隱賾不可探索者余年近八十遊轍稍及南北接人不爲不多何以談及音學者如空谷足音未易得而聞也及門欲講此學者質有敏有魯大率囿於方隅溺於習俗齒牙有混而不知

脣舌有差而難易辨濁辨清辨呼辨等能通徹了了者實亦難其人也自唐以後宋元明以迄於今立言垂世者率皆淹貫古今箸述等身而言及音學如霧裏看花管中窺豹又不肯循其故常師心苟作議減議併議增議易斷鶴續鳧而不恤失伍亂行而不知甚者若張氏之正字通全憒於音韻源流自撰音切迷誤後學貽譏大方則音學何可不講也余有四聲切韻表四卷以區別二百六部之韻有古韻標準四卷以攷三百篇之古音茲音學辨微一卷略舉辨音之方聊爲有志審音不得其門庭者導夫先路云爾

四聲切韻表凡例

字典音韻闡微皆有等韻圖等列分明而音韻未備字彙載橫直二圖師心苟作音韻殺譌直圖刪易母位變粲七音尤爲紕繆此表依古二百六韻條分縷析四聲相從各統以母別其音呼等列本字之切卽註本字之下開卷了然學者繇此研思庶無差舛

昔人傳三十六母總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凡欲增減移易者皆妄作也列于表上如網在綱

見谿羣疑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邦滂並明重脣音非敷奉微輕脣音精淸從心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喉音來半舌音日半齒音此一定之七音易之者亦妄作也審音辨似別有音學辨微詳之

見谿淸羣疑濁端透淸定泥濁知徹淸澄孃濁邦滂淸並明濁非敷淸奉微濁精淸心淸從邪濁照穿審淸牀禪濁曉影淸匣喻濁來日皆濁此一定之淸濁平聲然上去入亦然羣定澄並

奉從牀匣八位最濁邪禪次之中原音凡上聲當此十位似去而非去也最濁之上去入似變爲最淸而實最濁也不明乎此將有誤切誤讀不自知者矣

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學者未易辨也各於韻首標明辨等之灋須于字母辨之凡字母三十六位合四等之音乃具一等之內不備也前人爲等韻圖未明言此理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制字者有之若當此位屢無字則非未制字也當是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莫知其所以然也各等之位詳于左

一等有牙有舌頭有喉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有半舌半齒而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音無喻亦通得十九位見谿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淸從心曉匣影來也

二等有牙有喉有舌上無舌頭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音無喻亦通得十九位見谿疑知徹澄孃邦滂並明照穿牀審曉匣影來也

三等有牙有舌上無舌頭有喉有半舌半齒有正齒無齒頭而脣音不定或有重脣或有輕脣喉音則無匣母通得二十二位見谿羣疑知徹澄孃照穿牀審禪曉影喻來日及脣音之四母也

四等與一等同有牙有喉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有羣齒頭有邪喉音有喻亦通得二十二位見谿羣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淸從心邪曉匣影喻來也

凡二等有前後諸位者通一韻爲二等也無前後諸位者但有

照穿牀審四位則附於三等韻小字左書之三等無正齒乃大書之無三等則附一等

凡四等與三等同韻者舌頭齒頭大字書之牙音重脣喉音小字左書之無三等字乃大書之皆于韻首註明

凡牙音有羣母者必三四等歌韻一等有翎字渠何切俗字俗俚俗不論與此條何戾也可知著書不自牴牾之難余它時欲專取籀書九千字譜之尚未暇也

凡有舌頭齒頭者非一等卽四等以粗細別之

凡舌上非二等卽三等亦有粗細

凡重脣一二三四等皆有之輕脣必三等

凡三等脣音輕重不兼有輕脣而復有重脣之明母者惟尤韻之謀字屋韻之目牧等字腫韻之鬨字三等之變例也古音風

字方愔切入侵韻侵韻已有重脣而復有輕脣亦此類

凡邪母必四等禪母日母必三等

凡喻母必三四而四等爲多

凡半舌一二三四皆有之

六朝人音學甚精李登之聲類周顒之四聲切韻沈約之四聲今雖不傳世所傳唐韻本之唐唐又本之隋其原蓋自六朝創之平聲韻五十七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聲六十部入聲三十四部凡二百有六部分韻細入毫芒韻之相似如東冬鍾支脂之當分而不可合必有其所以然者唐人爲詩賦律令定爲獨用通用宋末劉淵遂并其通用之韻爲百有七部詞家相沿用之幾不知有唐韻矣此表爲審音必用舊韻不止用舊韻而已一韻之中復細分之多者至五六類合四聲凡百有四類音韻于

是始精密

凡分韻之類有三一以開口合口分一以等分一以古今音分

韻有有合口無開口者有有開口無合口者有有兩韻一開一合者此外則一韻之中率有開合須分之有開合相間不可分者惟江講絳覺一類又有平上去皆開口而合口獨見于入聲者亦別出之職韻之洫域是也入聲又有可開可合者屋沃兩韻是也屋在東爲合口在蕭尤侯幽則爲開口沃在冬爲合口在豪晧號分出之藥晧告則爲開口又有開口借者藥鐸兩韻是也藥之腳卻一類從陽之姜羌者本開口而魚之合口亦借之鐸之各字一類從唐之岡豪之高者本開口而模之合口亦借之則變例也

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今從舊止分開口合口不標齊齒撮口俗又有卷舌混呼等名目皆意造也

侵寢沁緝以後九類三十六部列于韻末詞曲家謂之閉口音細審之亦不甚合今從舊標開口此皆有開口無合口者也

方音呼開口合口有相混者如呼巾似斤戈似歌光似岡王似黃以合爲開該根哀恩以開爲合皆非正也觀表可知其正否

一韻有止一等者有全四等者有兩三等者全四等則別出一等者爲一類其餘以三等者爲主二等與四等附之有兼二等三等四等者亦以三等者爲主二四附之凡二等附三等者必照穿牀審四位也有三四兩等者視其字之多少或以四附三或以三附四有二等兼一等者以一附二皆于韻首標明

音韻古今有流變韻書所定皆其流變之音古音則不盡然一韻中有別出一支與它韻相通如尤韻有通支支韻有通歌虞

韻有通尤侯庚韻有通陽唐字之偏旁亦可辨若概以今音表之則古音不見故特立分古今一例支虞先蕭豪麻庚尤各有分出之類以從古切音仍舊以從今宅韻亦有古今異音之字如東韻之風古通侵弓雄古通蒸登軸韻之牝敏厚韻之母古通旨此類字不多且從今音列之別有古韻標準詳之

平聲五十七部上聲少二部者冬臻無上也或謂腫韻之湩字是冬之上聲然古人既未立部則亦不敢增仍從舊覩勇切爲腫之四等

去聲獨有六十者臻無去少一部祭泰夬廢無平上又多四部也四部無平上而有入祭之入薛泰之入曷末夬之入轄廢之入月卦者佳蟹之去其入爲麥怪者皆駭之去其入爲黠隊者灰賄之去其入爲沒代者咍海之去其入爲德覩表所列音類等第條理秩然顧窒入古音表乃以泰承佳蟹卦承皆駭怪承灰賄夬承咍海隊代皆無平上一韻失次諸韻皆誤又以月爲泰入沒爲卦入曷爲怪入末爲支入黠爲隊入錯爲代入亦非其倫類蓋顧氏等韻之學甚疏故至此茫然棼如亂絲今正之

韻學談及入聲尤難而入聲之說最多歧未有能細辨等列細尋脈絡爲之折中歸于一說者也依韻書次第屋至覺四部配東冬鍾江質至薛十三部配眞諄臻文殷元魂寒桓刪山先僊唯痕無入藥至德八部配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緝至乏九部配侵覃談鹽添嚴咸銜凡調之聲音而諧按之等列而協當時編韻書者其意實出于此以此定入聲天下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然執是說也則此三十四韻之外皆無入矣胡爲古人用入聲韻與三聲協者多出于無入聲之韻而以一字轉兩三音如

質質惡惡惡偏旁諧聲字如至室意臆慕莫冒劓之類亦多出無入聲之類也顧寧人于是反其說惟侵覃以下九韻之入及歌戈麻三韻之無入與舊說同其餘悉反之舊無者有舊有者無此又固滯之說也其說以爲屋承東術承諄鐸承唐昔承清若呂之代嬴黃之易羊以其音之不類也不知入聲有轉紐不必皆直轉也曷不即侵覃九韻思之乎侵寢沁韻猶之眞軫震質清靜勁昔青迥徑錫蒸拯證職也覃感勘合談敢闞盍猶之寒旱翰曷桓緩換末也鹽琰豔葉添忝棪帖嚴儼釅業猶之先銑霰屑僊獮線薛也咸豏陷洽銜檻鑑狎凡范梵乏猶之刪潸諫黠山產襉轄元阮願月也推之他韻東董送屋唐蕩宕鐸亦猶是也如必以類直轉乃爲本韻之入則此九韻不能轉入矣緝承侵合承覃不亦猶呂嬴黃羊乎入聲可直轉者惟支脂之微數韻耳猥俗者謂孤古故谷爲順轉不知谷乃公鉤所共之入而孤之入爲各猶之暮之爲莫惡之爲惡也余別爲之說曰平上去入聲之轉也一轉爲上再轉爲去三轉爲入幾于窮塵得三十四部當三聲之過半耳窮則變故入聲多不直轉變則通故入聲又可同用除緝合以下九部爲侵覃九韻所專不爲他韻借他韻亦不能借其餘二十五部諸韻或合二三韻而共一入無入者閒有之有入者爲多諸家各持一說此有彼無彼有此無者皆非也顧氏之言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文字亦然不知言各有當數韻同一入猶之江漢共一流也何嫌于二本乎

數韻同一入非強不類者而混合之也必審其音呼別其等第察其字之音轉偏旁之聲古音之通而後定其爲此韻之入即

同用一入而表中所列之字亦有不同蓋各有脈絡不容紊殺猶之江漢合流而禹貢猶分爲二水也

二三韻同一入一入又分二三類愈析則愈精

竦從束聲冢从豕聲叢从取蕐有高曰當作棠士角切 簇从竹聚有高曰簇蔟皆叢之俗別字江氏謨矣从偏旁言音誠審音之一耑然不取準于古而率俗字之近似者以快一時之脣吻吾竊恐其樹義不牢好辯者且并其精確之處而肆其吹求此數條既辯言偏旁故予于是書不得不糾正形體皆與屋韻近故東董送轉而爲屋而侯尤亦共之讀讀復復覆覆宿宿祝祝肉肉一字兩音畜畜族族音亦相轉軸蹴之類偏旁多通故侯厚侯得其一等字尤有宥得其二三四等字毛先舒以屋爲尤入稍爲有見而周德清以爲魚入顧氏分入魚蕭別分鐸陌麥昔爲侯入談矣幽亦尤侯之類得其繆字繆字平去入三音也尤有宥別分一類古音通之止志者得其牧郁福服字福服今音

輕脣古音重脣如職韻之愎逼也蕭韻別分一類古音通尤者得其蕭字他音非其入也條蓧之入乃錫韻之滌字其同音迪笛踧覿古音皆屋韻也又得怒寂戚字因蕭肅之相通而蕭之轉爲錫者又有字通于屋故蕭韻兼得屋錫

東既以屋爲入則冬宜以沃爲入皆一等韻也然沃从夭古音鬱縛切其類自宵豪來而豪晧號分出一類爲轂晧告者古音通侯尤亦得以沃爲入但以開口借合口耳告轂去入兩讀鵠酷從告得聲是其脈絡通也鍾燭皆三四等字而虡麌遇分出一類爲拘枸句古音通侯尤者亦以燭爲入故足趣屬皆去入兩音而數字從婁上去入皆有之是其脈絡通也燭韻無二等故數字入四等七玉切而音朔者入覺韻

覺韻二等江肴所共者也角從江嶽握等字類于屋燭者從之

覺從肴樂學等字類于肴效者從之今音合爲一古音分爲二
顧氏分覺之類爲肴入者是分角之類爲模入者非
寘從眞聲牝從匕聲芹沂之類同从斤而芹在殷韻沂在微韻
故眞軫震可轉質諄臻以下亦如之而質與贅通桎姪窒室皆
從至詩亦多以去入同用爲韻則質叉脂旨至之入也顧氏以
質爲支入術爲脂入不知支之入在昔韻而術之爲脂入者乃
其合口呼之字與開口呼之字無與也先韻分出一類古通眞
者亦借質爲入
諄術同爲合口呼四等兼三等故轉爲入而脂旨至分出合口
呼之字亦以之爲入也帥率皆去入兩音醉翠等字皆从率是
其脈絡之通
櫛韻爲二等開口呼但有櫛瑟兩音而臻韻亦止臻莘兩音適

與之配則櫛遂爲臻入矣櫛瑟本質術之類而質韻自有二等
字術韻之二等字爲合口亦不類故雖兩音亦必別出爲韻脂
旨至當此兩位無二等開口字可轉則臻韻遂得專之
物韻三等合口呼有輕脣與文吻閒相配而吻亦從勿得聲故
可轉也微尾未亦爲入熨蔚从尉沸費从弗是其脈絡之通
迄韻三等開口呼與殷隱焮相配而微尾未之開口字亦以爲
入氣餼从乞得聲也
月三等合口呼有輕脣而廢韻亦以爲入廢从發茂从伐去穢
入噦皆从歲也
月之開口呼則元阮願分出之鞬蹇建以爲入鱖从獻聲訐从
干聲干亦元之類故可轉而廢之類無開口則此類元韻專之
沒一等合口呼魂混慁以爲入腇音突从盾聲故可轉而灰賄

隊亦以爲入聲俸俸碎皆从卒也沒無開口呼字故痕韻無入
曷一等開口呼爲寒旱翰之入末一等合口呼爲桓緩換之入
而曷又爲歌哿箇之入末又爲戈果過之入曷末又同爲泰韻
之入皆音呼等列同得以相轉也寒桓與歌戈音每相轉如難
字得通儺笴有高曰笴字凡三見于攷工記一曰紛胡之笴鄭
註云故書笴爲笴笴當爲笴笴讀爲棄謂箭棄鑿
柀俾鑿疏一曰以其笴厚爲之羽深註云笴讀爲棄謂矢幹古
文假借字一云凡相笴愚按說文無笴字竊意鄭君所云當爲
笴者蓋哿也故曰古文假借字若古有从竹之笴則與箭棄切
合何假借之云鄭書至唐或哿字上體脫爛形似近竹或傳寫
譌混陸氏作釋文不能詳攷遂有古老切之音賈氏作疏不能
審正殊爲疏謬矣又按故書笴爲笴笴當爲箇之誤禹貢荆州
貢箇篾楛三邦厎貢註云標幹桰柏四木名幹桰幹箇竹聆風
楛木類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眾多三國致之云紛胡註云胡
子之國在楚旁疏云若楚楚旁則亦屬荆州審然故書笴之爲箇
無可疑者鄭君改笴爲哿讀哿爲棄甚費甚曲仍于經義未安
可不必矣又按註棄字本或从禾當是稈之誤說文稈禾藁也
棄稈也或鄭書本作稈故江氏有笴得音稈之謬也　又按攷工記疏云笴讀爲口棄謂箭棄者即棄字
人職掌箭棄是也今按棄人職無掌箭棄之文賈疏謬矣

得音稈若干即若个贛驒韓皆从單憚癉有下佐切之音字从
番轉重脣者桓韻爲潘蟠而番有波音皤鄱有婆音至入聲則
怛與笪从旦頗从安幹从乾省聲何曷亦一聲之轉故寒桓歌
戈同用曷末爲入聲泰韻亦一等兼有開口合口者也曷从匄
聲匄在泰韻而愒从曷賴从剌幸从大捺从柰脫从兌害亦通
曷檜亦作栝有高曰當作栝堛栝矢本岐築弦處也栝堛念炊
竄木也其誤自僞孔傳註禹貢始栝幹栝柏註云
柏葉松身曰栝正義誤以爲爾雅釋木文按爾雅釋木無栝字
其曰松葉柏身者檜也其曰柏葉松身者檜也郭註引詩檜楫
松舟乃裴駰註史記顏師古註漢書下至撰唐韻廣韻集韻正
韻者並祖述僞孔傳之譌不能辨正而江氏不知檜之譌栝反
謂亦作栝杈　蔡亦有桑葛切之音有高曰此又誤矣按左傳昭
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註云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棄音同字从殺下
米云捽棄散之也會杜義疏說文云棄散之也棄爲放散之義
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棄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
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定四年傳王于是殺管叔
而蔡蔡叔注疏略同疏末云今本作蔡非江氏攷古何大疏率也故泰之入亦爲曷末

黠轄皆二等韻兼一等各有開口合口呼黠爲删潛諫之入轄爲山產襉之入鬜丘八切而从閒鬱牛轄切而从獻摳烏黠切而从匽獻匽皆删山之類是以音相轉也而殺有所八所戒二音稭亦作秸扴圾从介則黠又爲皆駭怪之入矣夬與轄音呼等列同則轄又爲夬入

先銑霰四等韻也除分出一類古通眞者以質之四等字爲入其餘以屑爲入屑皆四等也而齊薺霽同爲四等者亦以爲入砌从切攦从靂契絜同从栔从切睽闋同从癸脈絡通也

薛韻有二三四等有開口合口呼傸獧線以爲入而祭韻兼開口等列同亦以爲入說說蕝蕞脗靨兼去入其餘相通者多也陽養漾以藥爲入同等也有開合二呼而宵小笑亦以其開口者爲入蹻从喬削从肖醮从爵脈絡通也而魚語御亦借爲入去聲著轉入聲爲張略切又爲直略切虜音據噱膮皆從之而醵有其御其虐兩音汝與若亦義因聲轉也又虞麌遇分出之俱矩雩一類亦以其合口之矍縛等字爲入與拘枸句一類不相通顧氏分藥爲模豪入是不知辨等也毛先舒通以藥爲魚虞入是不知辨類也又不知宵小笑尤相近也

鐸一等韻有開口合口唐蕩宕以爲入而惡字平去入三音度作錯去入兩音模暮从莫路从各博从尃涸从固則鐸又爲模姥暮之入鑿在各切又在到切則又爲豪晧號分出高縞膏一類之入

陌韻有數類一爲格客之類者二等開口也其合口爲虢劇之類又有戟隙一類者三等開口也此一類古音皆與藥鐸通協又有屐字三等開口柵摵二等開口皆不與藥鐸通而庚梗敬

與之相配其爲庚之類者格也觡之類者虢也京之類者戟也古音皆與陽唐通擊生之類屐搘也皆不與陽唐通者也又麻韻二等亦分陌韻其爲家假嫁之類者用格瓜寡堝之類者用虢蓋家瓜古音通虞模亦以藥鐸爲入也

麥韻二等分開口耕耿諍配之而佳蟹卦亦二等同用麥爲入責字通債畫字去入兩音畫懗从畫是其脈絡通也耕佳二韻用麥皆不與藥鐸通而麥韻猶有不盡之字葭格啞劃劃磯古音通藥鐸則麻韻分出之加丐二類用之

昔韻四等兼三等分開合清靜勁配之擲字亦從鄭聲也支紙寘分出開合二類不通歌戈者亦以昔爲入積刺易皆去入二音譬避皆从辟是其脈絡之通然昔韻亦有二類清支之入皆不通藥鐸者也其餘昔韻之類古通藥鐸者甚多麻韻分出苴且一類以爲入射字去入兩音借籍瀉鳥之類脈絡相通者多也麻韻兼陌麥昔三韻之入皆與藥鐸通者若非此類則他韻收之不盡矣孰謂麻無入聲乎

錫韻四等分開合青迥徑以爲入幎冥从冥音相轉也又有溦的古音通藥鐸者蕭篠嘯以爲入弔溺去入兩音竅皦激檄皆从敫是其脈絡之通蕭韻又分出一類通尤侯者用滌怒等字爲入見前

職韻三等兼二四蒸拯證以爲入凝疑音之轉也而之止志亦以爲入亟字去入兩音疑疑值直意億異翼脈絡皆通蒸之皆無合口字別出洫域兩音無平上去

德一等分開合登等嶝以爲入騰螣音相轉而咍海代亦以爲入塞塞兩音貸忒通用侮晦玄劾偏旁多通也

緝合九部無歧韻可勿論

切字者兩合音也上一字取同位下一字取同韻同位不論四聲同韻不論清濁明者一轉即是不煩數位亦不須他聲借轉如不能遽然了了者熟玩表切亦當開悟

舌脣二音古或用隔類切或以舌頭切舌上舌上切舌頭或以重脣切輕脣輕脣切重脣今一用音和免致滋誤

諸切大抵本舊韻書有未安者或字畫多者開有改易亦不盡改以存古古今異音之字亦不爲古昔切恐滋惑也明者自當知之韻內字甚少閒有借相近韻爲下一字者亦仍舊取上一字有寬有嚴其嚴者三四等之重脣不可混也照穿牀審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別也各母所用之字分別等第列于表末

表字取備音稀僻俚俗不論也

古韻標準例言

人靈萬物情動聲宣聲成文謂之音錯綜縱橫四七經緯由是侈弇異呼鴻殺異等清濁異位開發收閉異類喉牙齒舌脣輾轉多變悉具眾音之諧謂之韻前聖作書江从工河从可霜从相霽从彗即韻之萌芽古人命物日者實月者缺水者準（準古音之水切）火者毀（火古音虎洧切）亦韻之寄寓屬而爲辭詩歌箴銘宮商相調里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韻即其時之方音是以婦孺猶能知之協之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音既變矣文人學士騁才任意又從而汨之古音于是益淆訛如葬絲之不可理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稽其入韻之字凡千九百有奇同今音者十七異今音者十三試用治

絲之法分析其緒比合其類綜以部居緯以今韻古音犁然其
閒不無方語差池臨文假借按之部分閒有出入之篇章然亦
可指數矣以詩爲主經傳騷子爲證詩未用而古今韻異者采
他書附益之標準既定由是可考古人韻語別其同異又可考
屈宋辭賦漢魏六朝唐宋諸家有韻之文審其流變斷其是非
視夫泛濫羣言茫無折衷槩以後世淆訛之韻爲古韻者不有
閒乎余既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
戴震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於韻學不無小
補焉

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
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愼用修又
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
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
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尤屈宋辭賦
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
其故有數端一則方音有流變一則臨文不細檢一則讀古不
審沿古而反致誤一則韻學不精雜用流於野鄙一則恃才負
氣以爲不妨自我作古夫音有流變時爲之韻之舛錯則才人
爲之也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日習今韻而又閒爲古
韻如習漢音者強效鄉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東施
之顰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
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
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
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閒句散文而以爲韻或

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余爲是書淹博遠遜吳楊亦安敢言識斷精審有疏謬處伏俟方家指摘焉

萬厤閒閻三山陳第季立著毛詩古音攷又有屈宋古音義其最有功於詩者謂古無叶音詩之韻卽是當時本音此說始於焦竑弱侯陳氏爲之作序其書列五百字以詩爲本證他書爲旁證五百字中有不必攷者亦有當攷而漏落者蓋陳氏但長於言古音若今韻之所以分喉牙齒舌脣之所以異字母清濁之所以辨槩乎未究心焉故其書皆用直音直音之謬不可勝數以此知音學須覽其全一處有闕則全體有病今書本證旁證之法本之其說之善者多采錄若其舛誤處間摘一二不能盡舉正也

近世音學數家毛先舒稚黃毛奇齡大可柴紹炳虎臣各有論著而崑山顧炎武寧人爲特出余最服其言曰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又曰韓文公篤於好古而不知古音非具特識能爲是言乎有此特識權度在胸乃能上下古今考其同異訂其是非否則彼以爲韻則韻之何異侏儒觀優乎細攷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音表分十部離合處尙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嘆惜之今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實欲彌縫顧氏之書顧氏嘗言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見李榕村集）蓋同時若毛氏奇齡輩自負該博未肯許可余學譾陋匪云能知顧氏然已傾倒其書而不肯苟同是乃所以爲知更俟後世子雲論定之

毛氏著古今通韻其病卽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當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不可通若第據漢魏以後樂府詩歌何不反而求之三百篇某韻與某韻果通乎有數字通矣豈盡一韻皆通乎偶一借韻矣豈他詩亦常通用乎今書三聲分十三部入聲分八部疆界甚嚴開有越畔必求其故正所以遏其通也

古韻旣無書不得不借今韻離合以求古音今韻有隋唐相傳二百六部之韻有宋末平水劉淵合併一百七部之韻今世詞家習於併韻談韻學者亦粗舉併韻甚且誤以劉韻爲沈約韻夫音韻精微所差在毫釐閒卽此二百六部者吾尙欲條分縷析以別音呼等第以尋支派脈絡況又以併韻混而一之宜乎不得要領而迷眩於眞文元寒刪先之通轉質物月曷黠屑之通轉也顧氏書悉用唐韻最爲有見今本之每部首先列韻目一韻歧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顧氏分十部今何以平上去皆十三部也第四部爲眞文魂一類顧氏合爲一也第六部爲蕭肴豪分出一支不與尤侯通第十一部爲尤侯一類當分蕭肴豪之一支不與第六部通而顧氏亦合爲一也第十二十三自侵至凡九韻當分兩部而顧氏又合爲一也其說詳於各部總論

四聲雖起江左按之實有其聲不容增減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平自韻平上去入者恆也亦有一章兩聲或三四聲者隨其聲諷誦咏歌亦有諧適不必皆出一聲如後人詩餘歌曲正以雜用四聲爲節奏詩韻何獨不然前人讀韻太拘必强紐爲一聲遇字音之不可變者以强紐失其本音顧

氏始去此病各以本聲讀之不獨詩當然凡古人有韻之文皆如此讀可省無數糾紛而字亦得守其本音善之尤者也然是說也陳氏實啟之陳氏於不宜有怒句引顏氏怒有上去二音之說駁之曰四聲之說起于後世古人之詩取其可歌可詠豈屑屑毫釐若經生爲耶且上去二音亦輕重之閒耳又於網繆東芻三星在隅註云芻音鄒隅音魚侯切或問二平而接以去聲可乎曰中原音韻聲多此類音節未嘗不和暢也是陳氏知四聲可不拘矣他處又仍泥一聲何不能固守其說耶四聲通韻今皆具於舉例其有今讀平而古讀上如予字今讀去而古讀平如慶字可平可去如信令行聽等字者不在此例

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無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韻六朝人謂之協句顏師古注漢書謂之合韻叶即協也合也猶俗語言押韻故叶字本無病自陳氏有古無叶音之說顧氏從之又或以古音有異須別轉一音者爲叶音今亦不必如此分別凡引詩某句韻某字悉以韻字代之

毗陵邵長蘅子湘曰吳才老作韻補古韻始有成書朱子釋詩註騷盡從其說又引沙隨程可久之言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五用切響同用二條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可以例推蓋才老韻補爲朱子所推服如此今四子經書訓詁悉宗朱子朱子宗之吾從而詆排之僭也論非不正然古人著書草創者未必盡精韻補豈遂爲不刊之典叶韻者詩中之末事朱子取韻補釋詩所以便學者誦讀意不在辨古音故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其桐其椅其

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此類今音可讀卽不復加叶音今書意在辨古音此類勢不得復仍舊貫凡吳氏之叶音集傳從之而不安者亦不得不行改正書之體宜爾且朱子於經書旣得其大者古韻一事不暇辨析毫釐亦何損於朱子篤信先儒固不在此區區也

顏氏詩本音改正舊叶之誤頗多亦有求之太過反生葛藤如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韻或兩部相近之音各用韻率謂通爲一韻恐非古人之意小戎二章以合軜邑叶驂以念字叶合軜邑尤失之甚者今隨韻辨正亦不能盡辨也

經傳楚辭子史百家可證詩韻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證明而已凡旁證取其近古者魏晉以後間引一二欲考其詳自有顧氏專書音變源流及詩外之字亦多採顧說

桐城方以智密之曰古音之亡於沈韻猶古文之亡於秦篆然沈韻之功亦猶秦篆之功自秦篆行而古文亡然使無李斯畫一則漢晉而下各以意造書其紛亂何可勝道自沈韻行而古音亡然使無沈韻畫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何可勝道此言實爲確論方氏雖誤以今行之韻爲沈韻然則韻之合併亦因唐宋之同用幸而二百六部之韻書猶存考古者猶可沿流而溯源使無其書人自爲韻則眞侵寒咸亦且可合不但如周德清宋景濂等之併江陽與庚青蒸而已一東且將闌入朋彭兄榮等字不止風馮弓雄而已甚則依吳楊三家之書雜採漢晉唐宋舛謬鄙俚之韻而命之曰此古韻也其紛亂曷有極乎韻書流傳至今者雖非原本其大致自是周顒沈約陸法言之舊分部列字雖不能盡合於古亦因其時音

已流變勢不能泥古違今其間字似同而音實異部既別則等亦殊皆雜合五方之音剖析毫釐審定音切細尋脈絡曲有條理其源自先儒經傳子史音切諸書來六朝人之音學非後人所能及同文之功擬之秦篆當矣今爲三百篇攷古韻亦但以今韻合之著其異同斯可矣必曰某字後人誤入某韻混入某韻此顧氏之過論余則不敢今韻之有條理處別有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二書明之

顧氏曰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宋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按顧氏所以責休文者似矣愚謂不然當時四聲之說新立聲病之論甚嚴又反切之學盛行於南北而等韻字母亦漸傳自西域演於緇流休文蓋因李登呂靜之聲類周顒之四聲切韻而譜之觀其與王筠論郊居賦寬字之讀首須嚴於辨聲若夫東冬鍾支脂之別之爲三寒桓刪山蕭宵肴豪析之爲四江次冬鍾不隨陽唐侯閒尤幽不厠愚模此類蓋因當時通行之音審其粗細以別部居若一部之中同韻異等如公宮同毋異呼如饑龜同音異字如岐奇皆別其音切不令淆混由當時反切等韻之理大明故能條分縷析然則四聲乃嚴於審音之書亦爲避八病之用不止爲詩家分韻而已如欲分韻則當時未有近體取韻本寬一聲分十數部足矣奚必二百六部若此其嚴密哉謂休文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僅按班張曹

劉以下之詩賦撰爲定本以今韻書攷之漢魏詩賦乍合乍離恐非其所據冬必別東虞必別魚詩賦豈能分析及此哉且音之流變已久休文亦據今音定譜爲今用耳如欲繩之以古風必歸侵弓必歸登宜爲必歸歌戈舉世其誰从之余所病休文者當時若能別定一譜與今韻並行聽好古者自擇亦足令古音不亡既不能然斯爲缺典若責其不能復古是怪許叔重作說文不爲鐘鼎科斗書而顧祖李斯以亡古文也豈足以服其心哉

顧氏又曰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淸古者愚謂此說亦大難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豈能以一隅者槩之天下譬猶窯器既興則不宜於邊豆壺斝既便則不宜於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邊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窯器壺斝耳又示之曰古人邊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摹倣爲之者或失其眞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觀明初編洪武正韻就今韻書稍有易置猶不能使之通行而況欲復古乎顧氏音學五書與愚之古韻標準皆考古存古之書非能使之復古也

秀水朱彝尊錫鬯曰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蓋嚴則於韻之本位毫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牽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盧思道家范陽辛德源家狄道薛道衡家河東李若家頓邱顏之推家臨沂劉臻家沛類北方

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按此論深中今韻妄合之病臨文或用古韻當于平上去十三部入聲八部通其所可通毋學羣于後人復亂鄙俚之韻斯爲善用古韻矣又今人之不通韻學者動訾韻書爲吳音觀此亦可以關其口

近思錄集注序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閎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注不顯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閒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采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注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早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書

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采入注朱子說未備乃采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注又當爲此錄之牡鑰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勖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

清儒學案卷五十八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

慎修學案下

翼梅

歲實消長辨

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勿菴先生大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不倫又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因爲高衝近冬至而歲餘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說蓋存此以俟後學之深思永別爲之說謂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爾歲節氣相距近高衝者歲實稍贏近最高者稍朒猶定朔定望定弦之不能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可勿論也管見如斯遂不能強同爰引先生之言逐節疏論於下

勿菴先生曰麻學授時以萬分爲日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萬答問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其數自至元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積至次

天津徐世昌

年壬午歲前天正冬至共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若逆推前一年亦是如此如自庚辰年十一月冬至逆推至己卯年十一月冬至亦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此歲實之數大統與授時並同

永按歲實爲厤法大綱領得其眞確之數爲難四分厤以前無論已魏晉以後漸知一歲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隨時測驗一厤必更一斗分不久卽有差此何以故蓋步厤者泥履端於始之義但以歲前冬至距今年冬至計其小餘時刻幷入大餘以爲歲實不知冬至距冬至所得者活汎之歲實而非經恆之歲實也欲得經恆歲實宜於近春分時測之（元至元時當測定氣春分）今歲春分距來歲春分苟得眞時刻則得眞歲實又以前後遠年測準之春分計其日時分秒均之各歲則歲實之恆率確矣此何也太陽因有高卑而生盈縮近數百年間春分則平行（當郭氏作厤時定氣春分之日正當平行之處此以前以後雖有差亦甚微）故所得歲實爲恆率得其恆乃可以求其定猶之月必有平朔之策而後可求定朔也郭太史改厤自言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實數考正者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其於歲餘攷之詳矣其求冬至也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辛巳冬至在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從甲子日始五十五日零六刻氣應五十五萬零六百分爲厤元）其求歲餘也自劉宋大明以來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八百一十九

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減大明厤一十一秒其二十五分爲今厤歲餘合用之數愚以此二條考之卽郭氏當年所定之歲實已有微差稽之於史又多牴牾其可以是爲消長之準乎夫一歲小餘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積之四年正得九十七刻無餘無欠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則辛巳年冬至宜在己未夜半後五刻半不應有六刻如以辛巳之六刻爲確也則丁丑年宜在九刻不應只有八刻半此四年既皆實測所得則已多半刻矣而云相符不差何也丁丑年之八刻半雖約取整數未必正是半刻然已有數十分矣其本法上攷已往百年而長一刻四年所長甚微不應有半刻以下然則當時冬至歲實刻下之小餘不止二十五分矣　又攷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祖沖之所測十月十日壬戌景長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戊申一丈七寸五分强以壬戌戊申景相較餘二分二釐半爲實以丁未戊申景相較餘六分五釐爲法以法除實得三十四刻六十分以減距日四千六百刻餘四千五百六十五刻四十分折取其日二千二百八十二刻七十分　加半日刻午正測景故加半日得二千三百三十二刻七十分命壬戌算外得十一月三日乙酉夜半後三十二刻七十分劉宋都建康比元都里差應後五十七分則大都此日冬至三十二刻一十三分○按劉宋時太陽最高衝在冬至前幾半宮則中數以求冬至仍有差詳見冬至權度　辰初三刻冬至十一月卽壬寅歲之始　下距至元辛巳八百一十九年以授時歲實積之凡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六十刻七十五分以乙酉辰初三刻距己未丑初一刻凡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較多三十三刻而云自大明壬寅距今每歲

合得此數何也如郭氏百年長一之法以八百一十九總乘較當時所測算者又先五十餘刻失之愈遠矣○詳冬至權度又云減大明厤一十一秒考祖沖之大明厤紀法與周天一歲小餘二十四刻二十八分一十四秒授時減去三分一十四秒亦非一十一秒也那士登律厤考謂金時趙知微重修大明厤小餘二十四分三十六秒實多授時一十一秒郭所減者趙厤非祖厤也其說是然則授時所定歲實猶是近似活泛之數而不可以爲恆欲定經恆之歲實則西厤恆年表之恆率是矣按表一歲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一刻十五分一分六十秒以分通之三百四十八分有奇以秒通之二萬零九百二十五秒一日八萬六千四百秒考其實則回回厤已如此回回厤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然則一歲閏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正西法之歲餘

也以一百二十八乘二萬零九百二十五得二百六十七萬七萬八千四百以八萬六千四百除之得三十一回回厤以春分爲歲首其歲餘由累測春分得之歐邏巴厤遂用之至今因之雖分下之四十五秒未必無朓朒當亦甚微矣以此平率爲準隨其時之最高衝與最高之行而進退焉冬至近高衝則兩歲冬至之距必多於平率今時多一分夏至近最高則兩歲夏至之距必少於平率今時少一分弱猶之太陰之日時必多當望時近月孛望時近入轉兩朔相距若朔時近月孛兩望相距之日時必少望時近入轉兩朔兩望相距反是又古時太陽本輪均輪半徑之差大於今日則加減均數亦大而冬至歲實當更增至元辛巳間高衝約與冬至同度則歲實尤大其小餘刻下之分約有三十分而授時定爲二十五分宜其自丁丑至辛巳四年之間即有半刻之差而郭氏未之覺也一年少五分四年少二十分幾於半刻之半矣丁丑年之八刻半本爲約略之數半刻以下固難測算眞的也○以

西法歲餘依授時萬分日較之只有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七秒半少授時歲餘三分一十二秒半當時冬至爲盈初小輪半徑差又大其多於平率必不至三分有奇也

然授時原有消長之法是其新意其法自辛巳元順推至一百年則歲實當消一分依法推至洪武十四年辛酉滿一百年其歲實消一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四分若是辛巳元逆推至一百年則歲實當長一分依法推至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滿一百年歲實長一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六分每相距增一百年則歲實消長各增一分以是爲上考下求之準大統諸法悉遵授時獨不用消長之法上考下求總定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此其異也

永按冬至相距之歲實大於平率最高衝有行度而小輪均數又有大小宜其歲實有消長分數然必當時測定之歲實已眞確又知其無可復加而後知將來之漸消若授時歲餘

刻下之二十五分尙非確數其差分已見端於丁丑辛巳四年之間則辛巳以後能必其果消乎郭太史麻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事皆不數歲實消長蓋未能眞知所以消長之故但暗用楊忠輔統天麻爲活法以推往古意謂下考將來亦如是耳明大統厤悉遵授時獨不用消長之法當時厤官元統非有確見實測知其不當用消分也以今觀之猶幸大統不用消分冬至縱有先天尙未甚遠倘遽改二十五分爲二十四分其先天不愈多乎當至元時刻下小餘約有三十分授時一歲少五分百年約先天五刻

歲實卽一年之日數自一年以至十百年共積若干是爲積日亦謂之中積上考下求皆距至元辛巳立算假如今康熙庚午歲相距四百零九算依授時法推得積日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

刻八十九分 因距算四百以上歲實當消四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以乘距算四百零九得如上數大統不用消長則積日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一十八刻二十五分兩法相差一十六刻三十六分以命冬至日卯日丑初三刻大統辰授時得癸卯日卯初三刻

永按凡天行盈縮進退必以漸無驟增驟減之理郭氏百年消長一分則是百年之內皆無所差至一百零一年驟增減一分又越百年皆平差一分至二百零一年又驟增減一分豈有此數與法乎卽如其法算數百年後亦當逐節計其消分積而數之不當總計當消之分而以距算總乘之也如大統算康熙庚午冬至癸卯日卯初三刻查時憲書乃是巳初一刻大統先天一十四刻授時大統用消分不用消分均之無當於天行其故何哉當年所測歲實刻下小餘其數不眞故也歲實

已弱而又消之安得不先天乎使當年改二十五分爲三十分由辛巳以後漸而消之或庶幾日至元歲餘若果二十四刻三十分則上考當長平消乎曰上考亦消也蓋至元時高衝與冬至同度小輪均數又大故冬至歲實爲長極之時而上考下考皆當消但消於三十分之內非消於二十五分之內也今時高衝在冬至後七八度小輪又漸小冬至歲餘以萬分日計之約二十四刻二十八九分之間劉宋大明時高衝在冬至前半宮以祖沖之紀法除其歲周當時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四秒可見至元前後皆消於三十分之內其消甚遲約四百餘年始消一分蓋小輪均數在初宮有若平差故也至一宮以外則漸疾矣若以春分平歲實相較則冬至歲實上下數千年皆在長限之中而至元時尤爲長之極必俟高衝行至春分則冬至歲實始平 如今之春分 又數千年高衝行至夏至最高行至冬至如今之歲實始爲消之極耳 如今之夏至 然冬至歲實消則春分歲

實長冬至歲實消之極則夏至歲實又爲長之極矣抑今日本輪差小古時差大則消長中復有消長苟知此理則後之治厤者但隨時測高衝之行與小輪之差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俱可勿論猶之太陰但實算定朔定望定弦不必復計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也

又曰厤學疑問問歲實既有一定之數授時何以有消長之法曰此非授時新法而宋統天之法然亦非統天億創之法而合古今累代之法而爲之者也

永按統天厤宋宲宗時楊忠輔所造其歲實與授時正同以斗分乘距差爲躔差暗藏加減之法約百年加減一分零六秒弱然行之未久鮑澣之造開禧厤減元震造成天厤皆增歲實改各率紛紛迄無定論云

蓋古厤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歲之日亦如之故四年而增一日其後漸覺後天皆以爲斗分太強因稍損之

永按古厤四年而增一日其術甚疎雖古斗分宜多亦約百數十年即當後天一日何以自周迄漢久而後覺曰周之厤卻失之先天僖公五年辛亥日南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皆先天二三日歷數百年以有餘之歲實盈其所先之數乃適得其平約在周秦閒厥後猶執四分之術漸失之後天故久而後覺耳

自漢而晉而唐而宋每次改厤必有所減以合當時實測之數故用前代之厤以順推後代必至後天以斗分強也斗分即歲餘若用後代之厤據近測以逆溯往代亦必後天以斗分弱也

永按漢以前之冬至非實測先後天或至二三日後漢末劉

洪始覺其後天而減斗分東晉虞喜始立歲差法後秦姜岌始知以月蝕衝檢日宿度所在而劉宋之初冬至猶後天三日大明時祖沖之始詳於測景以冬至前後二十餘日之景折對取中而定冬至然後冬至日躔漸得其實猶不能盡合也故唐一行謂麟德麻以前實錄所記乃依時麻書之非候景所得郭太史謂自大明麻以來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然則實測之能合天者亦鮮矣

統天麻見莫然故爲之法以通之於歲實平行之中加一古多今少之率則於前代諸麻不相乖戾而又不違於今之實測此其用法之巧也然統天麻藏其數於法之中而未嘗明言消長授時則明言之今遂以爲授時之法耳郭太史自述創法五端初未及此也

永按授時麻實暗用統天之法者也其歲餘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與統天同而上推百年長一之法亦相似故授時麻議謂自魯獻公戊寅至元辛巳冬至日名共四十九事授時法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統天不合者惟獻公戊寅與授時異餘三十八與時授同二麻推冬至略相似也然而劉宋大明壬寅歲前冬至乙酉夜半後三十二刻七十分則當時祖沖之測景推算所得者縱有未確亦不甚遠當時所算約後天十六刻詳見冬至權度依授時統天法皆推甲申日戊初初刻先天甚多豈可謂大明非而授時統天是與郭氏謂自大明以來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既以大明壬寅之冬至爲得眞數之首矣及用法推算卽失此至乃謂日度失常其可乎以今觀之一由授時所定歲餘本未眞一由長數當漸

積不當總計長分而以八百一十九距算總乘之也（統天距差乘躔差滅汎積失亦略同）

然則大統厤何以不用消長曰此則元統之失也當時李德芳固已上疏爭之矣然在洪武時去授時立法不過百年所減不過一分積之不過一刻故雖不用消長無甚差殊也崇禎厤書謂元統得之測驗竊不謂然何也元統與德芳辨但言未變舊法不言測驗有差又其所著通軌雖便初學殊昧根宗閒有更張軋違經旨（如月食時差既內分等俱妄改背理）豈能於冬至加時先後一刻之閒而測得眞數乎

永按明初李德芳與元統爭歲實消長爲厤家一段公案關係有明二百餘年之厤法邢士登恨元統不用消分致萬厤閒節氣後天九刻有奇愚有以斷之據授時歲實上考固宜有長分矣然而授時之歲餘本未確則所據以爲長之端者亦未眞既言每百年長一分則當以漸而長乃總計長分以乘距算則又無此算法觀其推至大明壬寅已違當時之實測又何論春秋以前乎德芳所據者謂魯獻公十五年戊寅天正甲寅冬至依授時法推得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依大統法推得己未日午正三刻（己未史誤作丁巳）相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夫魯獻公之年史有舛錯本難憑信漢志謂獻公十五年甲寅冬至此自劉歆三統厤逆推當年冬至是甲寅耳豈有實測紀之信史哉而德芳以此駁元統其無卓識可知矣然統之不用消長也初無實據但云上考下推不用消長以合天道又云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理因數顯數

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夫既未嘗實測而憑虛以言天道言理數宜其不能服德芳也今日厤學大明由後觀之前此二百餘年猶幸元統不用消分冬至加時先天尙未甚遠蓋授時歲餘一歲約少五分自至元辛巳至洪武甲子一百零三年固已先天五刻矣使大統減一分又越百年二百年而更減之先天不愈多乎邢士登謂萬歷間大統厤後天九刻此非有所測驗但據用消分與不用消分積算如此豈知明厤皆失之先天乎觀前所舉康熙庚午年時憲書癸卯日巳初一刻冬至依大統算卯初三刻先天一十四刻若依授時算丑初三刻則先天三十刻自辛酉溯戊辰五十餘年約減二三刻則戊辰以前大統厤率先天十一二刻若用授時法先天遂至二十七八刻矣此豈可厚非大統乎

然則消長必不可廢乎曰上古則不可知矣若春秋之日南至固可攷據而唐宋諸家之實測有據者史冊亦具存也今以消長之法求之其數皆合若以大統法求之則皆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三日矣安可廢乎

永按春秋時厤法最疏置閏或疏或密日食或不在朔則步冬至違天可知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今法推此年平冬至乙卯日巳時定冬至在甲寅卽令此時小輪均數大能使定氣移前一日半亦不過癸丑日之夜刻辛亥實先天二三日且定朔壬子亦非辛亥也昭公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日南至以今法推此年平冬至壬辰定冬至辛卯當時推已丑亦先天二日且已丑爲此年正月朔安得爲二月也授時推僖公五年冬至以歲餘長十九分乘距算一千

九百三十五加於中積得辛亥日寅初二刻是以總長分數乘距算而非積漸而長亦因傳有辛亥日南至之文强爲此算以求合不知辛亥非實測也唐一行謂僖公登觀臺以望時實億度愚謂傳言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書雲未嘗言測景其推昭二十年冬至以十八乘距算一千八百零二則不得已丑而得戊子日戊初三刻其先天愈甚矣此二事一合一否皆不足爲據且既能上合一千九百餘年之冬至矣何以劉宋元嘉丙子十一月甲戌景長而推癸酉大明辛丑十一月乙酉冬至卽壬寅天正冬至而推丙申此二事皆八百餘年反先天一日豈非總分乘距算之法非法故失之乎

然則統天授時之法同乎曰亦不同也統天厥逐年迭差而授時消長之分以百年爲限則授時之法又不如統天矣

永按統天以距差乘躔差其失亦與授時等由其根數未確夫必百年而消長一分未嘗不是乃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不倫鄭世子黃鍾厤法所以有所酌改也假如康熙辛酉年距元四百算故消四分而共先一年庚申距算三百九十九只消三分是庚申年歲餘二十四刻二十二分而辛酉年歲餘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也以此所消之一分乘距算得四百分則辛酉歲前冬至忽早四刻而次年又只平運以實數計之庚申年反只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刻二十二分辛酉年則又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其法舛矣

永按授時之謬法勿菴先生亦已覺之矣抑不惟如此而已年愈遠則失愈甚如推至春秋時一千九百年則歲餘二十四刻四十四分若一千九百零一年歲餘增一分此一分乘距算一千九百零一年歲餘增一分此一分乘三百六十五日四十三刻有奇豈不甚可笑乎況又有遠於此者乎

問歲實消長之法既通於古亦宜合於今乃今實測之家又以爲消極而長其說安在豈亦有所以然之故與日授時雖承統天之法而用消長但以推之舊厤而合耳初未嘗深言其故也惟厤書則爲之說曰歲實漸消者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也余嘗竊疑其說今具論之夫西法以日天與地不同心疏盈縮加減之理其所謂加減皆加減於天周三百六十度之中非有所增損於其外也夫最高則視行見小而有所減最卑則視行見大而有所加加度則減時矣減度則加時矣然皆以最卑之所減補最高之所加及其加減已周則其總數適合平行略無餘欠也若果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不過其加減之數漸平耳加之數漸平則減之數亦漸平其爲遲速相補而歸於平行一也豈有日輪心遠地心之時則加之數多而減之數少日輪心近地心時則減之數少而加之數多乎必不然矣

永按冬至相距之日時古今有多少不過汎歲實與平歲實相差其相差又有舒疾之漸耳若知冬至有平有定本不必言消長必欲言其消長則其故有二一由高衝離冬至有遠近一由日小輪古今有大小也高衝秋分行至冬至此三宮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總此六宮上下約萬年以今時最高衝行約之皆在長限以其冬至汎歲實皆多於平歲實故也惟高衝正當春分秋分此兩歲歲實皆平卽西法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五秒是也離此則漸有差前三宮由平而漸增多是爲長中之長至高衝與冬至同度則定冬至與平冬至同日同時是爲長之極當郭太史作厤正其時也後三宮由極多而漸減以至於平是爲長中

之消今時高衝在冬至後八度其消尙未多也若高衝過春分而行至夏至此三宮定冬至亦在平冬至後自夏至行至秋分此三宮定冬至又在平冬至前總此六宮亦約萬年皆在消限以其冬至汎歲實皆少於平歲實故也前三宮由平而漸減是爲消中之消至高衝與夏至同度則定冬至亦與平冬至同日同時是爲消之極後三宮由極少而漸增以至於平是爲消中之長此通高衝行一周天而總論其消長也然而太陽兩小輪半徑三千五百八十四古多而今少多則小輪稍大日躔加減均亦稍大少則小輪稍小加減均亦稍小高衝之行一年一分一秒十微西士後測此一分一秒十微若在均數稍大之中則度分變爲時分之秒數以加減於平時者必稍多若在均數稍小之中則度分變爲時分之秒數以加減於平時者必稍少如崇禎戊辰所立之加減差表初宮之初度十一宮之末度每一十分均數二十有二秒高衝一年行一分一秒十微約均數二秒有奇此二秒有奇變爲時約五十七秒以加於平歲餘五小時三分四十五秒得五小時四分四十二秒如小輪稍大則初度一十分之均不止二十二秒而一歲高衝之行不止得均二秒有奇其變時亦不止五十七秒矣如小輪稍小則初度十分不及五十七秒矣此略舉初不及二十二秒則變時亦不及五十七秒矣此略舉初度之行得均數不及二秒則變時亦度之均數爲例其他可類推古今小輪之大小雖不可盡知以劉宋元嘉大明閒屢年之實測算當時之不同心差蓋四千有奇詳冬至權度則均數必稍强至元時授時麻冬至盈初加分多於今日之加分則當時小輪半徑不止三千五百八十四自此以後至今日小輪漸小均數亦漸少高衝行度所得之均數以減度加時者所得亦稍弱焉此又因輪轂漸近地心而微有消分也

又考日躔永表彼固原未有消長之說日躔麻指言平歲用授

時消分定歲則用最高差及查恆年表之用則又只用平率是其說未有所決也

永按厤書非出一手故有不相應處其歲實平率出回厤厤得之實測春分此厤書最緊要處惜未明白剖析其日躔表說辨論從前言消長者之非則固有定說矣但小餘微有不同耳厤書平歲實小分通之是二四而日躔表說二四二一八八六四較多一一四又厤書言日輪漸近地心數千年後將合爲一點若前之漸消由於兩心之漸近則今之消極而長兩心亦將由近極而遠數千年後又安能合爲一點乎彼蓋見授時消分有據而姑爲此說非能極論夫消長之故者也

永按七政皆有小輪獨日之小輪有改變竊意久亦必復豈有與地心合爲一點之理自至元辛巳以後正是長極而消非消極而長也曰今實測之冬至後於授時之中積分明是長而以爲消何也曰前已言之矣授時歲餘刻下之分當有三十分而郭氏定爲二十五分也授時之歲實豈非出於實測然因其自述丁丑辛巳四年冬至得其自相乖違之處因以知至元時爲長極而消之大界與日躔加減表十一宮末度以前均數漸減之理固相符也

然則將何以求其故曰授時以前之漸消既徵之經史而信矣而今現行厤之歲實又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窮考西厤最高卑今定於二至後七度依永年厤每年行一分有奇則授時立法之時最高卑正與二至同度而前此則在至前過此則在至後豈非高衝漸近冬至而歲餘漸消及其過冬至而

東又復漸長乎余觀七政厤於康熙庚申年移政最高半度弱而其年歲實驟增一刻半强此亦一徵也存此以俟後之知厤者

己未年最高在夏至後六度三十九分庚申年最高在夏至後七度七分除本行外計新移二十七分己未冬至庚戌日亥正一刻四分庚申年冬至丙辰日寅正二刻二分實計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四分或五分以較庚申年歲實驟增一刻九分前後各年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分前後各年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

永按歲實消長之故一由最高衝之有行度先生因最高改移歲實驟增而悟及此猶云存之以俟知者亦欲後人由此致思也然其所言消長若與實算相反何也日躔加減表初宮與十一宮同均而加減異號至元辛巳以前高衝行未及冬至則用初宮之均度分秒加度而減時辛巳以後高衝行已過冬至則用十一宮之均度分秒減度而加時前減時則定冬至在平冬至前後加時則定冬至在平冬至後初宮之初度與十一宮之末度其均最大則一歲高衝之行所得均數最多變爲時以加減於平時者亦最多故此處歲實極大皆最長之時也初宮若離初度稍遠則均漸少而變時以減平時者亦稍少歲實亦稍減矣十一宮若離末度稍遠則均漸少而變時以加平時者亦稍少歲實亦稍減矣故高衝行漸近冬至其均由少而多歲實正漸增以至於極也而此謂歲餘漸消高衝已過冬至其均由多而少歲實則由極多以漸減也而此謂復漸長豈非與實算相反乎蓋先生論消長不主平歲實爲根耳

王寅旭曰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尙未及均數則消長之源與兩心差何

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朓朒與星歲相較爲節氣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始可以永久而無弊

永按古今言歲實消長者皆從冬至歲實言之非論平率歲實也因兩心差及所生均數異而定氣微有損益是亦消長之一根不可謂其無與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差數此說恐未然其言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此數言極中肯綮一定之歲實從春分測定之平歲實是也苟知此則但言平冬至定冬至不必言消長亦可矣

按寅旭此論是欲據黃赤之漸近以爲歲實漸消之根蓋見西測黃赤之緯古大今小今又覺稍贏故斷以爲消極復長之故然黃赤遠近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又西測距緯復贏者彼固自疑其前測最小數之未眞則亦難爲確據愚則以中脉歲實起冬至而消極之時高衝與冬至同度高衝離至而歲實亦增以經度求經差似較親切愚與寅旭生同時而不相聞及其卒也乃稍稍見其書今安得起斯人於九原而相與極論以質所疑乎

永按先生經緯之辨最確而謂高衝與冬至同度爲消極之時永已論之於前

又曰考最高行及歲餘按日行盈縮細考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分雖皆縮朒而其縮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

厥而其盈亦不同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之
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在其後數
度又且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實所以有消長也

永按以太陽盈縮之根推歲實所以有消長此先生之定見
定說也

按庚申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六分辛未年夏
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十二年中共長一刻零
三分（中積只十一年）壬戌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
分庚午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九年中
共消十四分（中積共只八年）又合計癸亥夏至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
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一
日零四刻一分辛未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冬

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零五刻十四
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

永按此以半年之氣前後相較驗最高之東移若以兩歲冬
至春分夏至秋分及各節氣兩歲相距皆各有其歲實而冬
至爲最大夏至爲最小春秋分爲近平又越數十年而諸歲
實亦微有不同矣前代只知冬至歲實不知逐節皆有歲實
也

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蓋最高移而東則夏至後多占
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長高衝移而東則冬至
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二至處
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
雖亦歲餘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

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春分後半周毫無移動故無甚消長也

永按二分無甚差故欲得平歲實須於近二分時測之若高衝行至春分則二分之距又最大而二至反平矣

按授時消分爲不易之法今復有長者何耶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恆爲定也此是西法中一大節目其法自回回厤卽有之袁了凡先生頗采用回回法而不知此熊禮石先生親與西儒論厤而亦不言及何耶

永按最高卑之有行度誠西法中一大節目袁氏新書不知有最高卑又何以能較論前代諸厤之先後天乎

又曰麻學疑問袁了凡新書通回回之立成於大統可謂苦心然竟削去最高之算又直用大統之歲餘而棄授時之消長將逆推數百年已不效況數千萬年之久乎

永按袁書逆推數百年已不效誠然若棄授時之消長則無足論授時本非不刊之法也今時厤象考成推步只有求天正冬至與求定冬至之法而不言消長紛紛之論可定矣

金水發微

勿菴先生曰問五星之法至西厤而詳明然其舊說五星各一重天大小相函而皆以地爲心其新說五星天雖亦大小相函而以日爲心若是其不同何也曰無不同也西人九重天之說第一重宗動天次則恆星又次土星次木星次火星次太陽次金次水次太陰是皆以其行度之遲速而知其距地有遠近因以知其天周有大小理之可信者也星之天有大小既皆以距

地之遠近而知則皆以地心爲心矣是故土木火三星距地心甚遠故其天皆大於太陽之天而包於外金水二星距地心漸近故其天皆小於太陽之天而在其內爲太陽天所包是其本天皆以地爲心無可疑者惟是五星之行各有歲輪歲輪亦圓象五星各以本天載歲輪歲輪心行於本天之周星之體則行於歲輪之周以成遲疾留逆若於歲輪上星行之度聯之亦成圓象而以太陽爲心西洋新說謂五星皆以日爲心蓋以此耳然此圜日圓象原是歲輪周行度所成而歲輪之心又行於本天之周本天原以地爲心三者相待而成原非兩法故曰無不同也（上三星在歲輪上右旋金水在歲輪上左旋皆挨度平行）夫圜圓象既爲歲輪周星行之迹則遲留逆伏之度兩輪皆有之故以歲輪立算可以得其遲留逆伏之度以圜日圓輪立算所得不殊立法者溯本窮源用法者從簡便算如厤書上三星用歲輪金水二星用伏見輪皆可以求次均立算雖殊其歸一也或者不察遂謂五星之天眞以日爲心失其指矣　厤指又嘗言火星天獨以日爲心不與四星同予嘗斷其非是作圖以推明地谷立法之根原以地爲本天之心其說甚明其金水二星厤指之說多淆亦久疑其非今得門人劉允恭悟得金水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的確而不可易可謂發前人之未發矣　問金水二星之求次均也用伏見輪厤指謂其即歲輪其說非與曰非也伏見輪之法起於回厤而歐邏因之若果即歲輪何爲別立此名乎由今以觀蓋即歲輪上星行繞日之圓象耳（王寅旭書亦云伏見輪非歲輪　然則伏見輪既爲圜日之迹上三星宜皆有之何以不用而獨用之金水曰以其便用也蓋五星行於歲輪起合伏終合伏皆從距日而生

故五星之歲輪並與日天同大而歲輪之心原在本天周故其圍日象又並與本天同大上三星之本天包太陽外其大無倫又其行皆左旋所以左旋之故詳具後論頗費解說故只用歲輪也至于金水本天在太陽天內伏見輪與之同大又其度順行故用伏見輪亦即繞日圓象若用歲輪則金水之歲輪反大于本天以歲輪與日天同大故皆大於本天故不用歲輪非無歲輪也承用者未能深考立法之根軋謂伏見輪即歲輪其說似是而非不可不知也伏見亦起合伏終合伏有似歲輪然歲輪之心行於本天之周而伏見輪以太陽為心故遂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皆相因而誤者也　然則金水既非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又何以求其平行曰歲輪之心行於本天是為平行乃實度也實度者周度也以本天分三百六十度而以各星周率平分之則得其每日平行如土星二十九年奇而行本天一周則二十九日而行一度每日平行二十九分度之一是為再遲木星十二年周天每日平行約為十二分度之一火星二年周天約為每日平行半度金星二百二十餘日周天約每日平行一度強水星八十八日弱而周天約每日平行四度皆平行實度若歲輪及伏見輪雖亦各分三百六十度亦各有平行然而非實度也既非本天上平行之度又非從地心實測之平行度乃各星之離度耳因此離度下文詳之用三角法從地心測之則得其遲留伏逆之狀亦為實度矣此實度不平行與本天之平行實度不同

本天之度平行實度也歲輪及伏見乃離度也離度為虛數故皆以半徑之大小為大小　伏見輪上行度與歲輪同所不同者半徑也伏見之半徑皆同本天歲輪之半徑皆同日天問何以謂之離度曰於星平行內減去太陽之平行故曰離度乃離日之度也以太陰譬之其每日平行十三度奇者太陰平行實度每日十二度奇者太陰之離度也於太陰平行內減太陽平行　是故金星每日行太半度奇水星每日約行三度皆於星平行內減

太陽之平行　因金水行速其離度在太陽之前乃星離於日之度故其度右旋順行與太陰同法也　若上三星則當於太陽平行內減去星行是爲離度蓋以上三星行遲在太陽之後乃星不及於日之度其度左旋而成逆行與太陰相反然其爲離日之行度一而已矣（王寅旭五星行度解謂上三星左行蓋謂此也然竟以此爲本天則終非了義）平行者對實行而言也然實行有二一是本天最高卑之行亦日實行一是黃道上遲留逆伏實測亦日視行是二者皆必以本天之平行爲宗　若金水獨以太陽之平行爲平行是廢本天之平行矣又何以求最高卑乎　圜日之輪（卽伏見輪）起合伏終合交率也（此一法是西法勝中法之一大端）是數者皆必以本天取之故不得以圜日之輪爲本天　厤指言金星正交定於最高前十六度水星正交與最高同度其所指皆本天之度非伏見行之度則伏見輪不得爲本天明矣　今以七政厤徵之不惟最高卑之盈縮有定度卽其交南北亦有定度故金星恆以二百二十餘日而南北之交一終水星則八十八日奇而交終此皆論本天實度原不論伏見行是尤其較著者矣

永按七政皆有本天皆有平行之實度月與五星皆有次輪而五星次輪亦日歲輪皆因離日遠近而生離度月之離度起合朔終合朔五星離度起合伏終合伏土木火三星在日之上其本天大其右行之度遲則於太陽平行度內減其星之行度是爲歲輪上離度合伏至衝日半輪星西而日東衝日至合伏半輪星東而日西金水二星在日之下其本

天小其右行之度速則於本天平行度內減太陽平行度爲歲輪上離度合伏至衝日星東而日西衝日至合伏星西而日東金水本天雖小而歲輪如上三星與日天等大星在歲輪上半周則歲輪負星出日上至下半周乃在日天下其繞日之圓象實由歲輪上星行軌迹所成與上三星成繞日大圓者同理而厤家別名爲伏見輪所得不殊又卽以太陽之平行爲二星之平行皆徑捷之權法而承用者遂以伏見當歲輪以日天爲二星本天且置本輪均輸於日天上而二星之本天與歲輪皆隱得勿卷先生發其蘊本象始明而觀者終疑金星二百二十四日奇周天水星八十八日奇周天何以能終古附日也乃多作圖以顯其象

附錄

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多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注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韻輿地無不採賾索隱測其本始（王昶撰墓志銘）

先生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及聞先生名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吳歎曰先生非常人也（戴震撰事略狀　錢大昕撰傳　江藩漢學師承記）

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飢（戴震撰事略狀）

先生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奏尚書蕙田請於朝令江南督

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嘗爲尚書言先生之學故有是請尚書撰五禮通考撫其厤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全載推步法解一書憾不獲見禮經綱目也戴震撰事略錢大昕撰傳狀

先生曰宣城有梅勿菴先生厤算第一名家年已耄欲得人傳其學且有爲永介紹者因牽於俗累不能往一日游書肆見殘紙二幅或云是梅書試閱之皆授時大統之說永始疑先生之學蓋主中而黜西果爾則邢士登律厤考家有鈔本不煩褰裳問津矣自是遂絕意於梅又廿餘年先生久捐館有太平崔君嘗游先生之門攜勿菴書目厤學疑問補三書假觀永始歎服亟錄之又二年始賺得兼濟堂厤算全書乃望洋驚怖追憶前二紙則厤學駢枝中語此先生早年從通軌入手之書後來研精西法所詣大不爾也因悔恨曩者既不獲及先生之門中閒又爲二殘紙所誤且不肯求先生之書及晚歲得之則精神昏昏心力鈍敝不敢望嚌哉於堂矧能燭照於室乎先生撰翼梅序王昶撰墓志銘戴震總校四庫書乃盡取先生書二十種寫之以藏祕府

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震金榜尤得其傳同上

夏鑾曰近儒學術兼考據詞章者惟朱竹垞兼漢學宋學者惟江愼修江氏書無不讀人知其邃於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錄集注實擷宋學之精又曰戴東原學出江氏其著書文詞古質可謂青勝於藍然不如江氏書平易切實人人可曉足裨後學胡培翬撰夏先生墓志銘

愼修弟子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程先生瑤田 別爲讓堂學案

金先生榜

金榜字蘂中一字輔之晚號檠齋歙縣人少有過人之資受經學於江先生愼修又以戴東原劉海峯方朴山爲師友年三十一高宗南巡召試詩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越七年乾隆壬辰成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典山西鄉試以父喪歸服除卽乞假不出著書自娛有諷先生復入朝者笑應之曰富貴者一日之榮猶冬之裘夏之箑時過無所用之君子縱不獲爭光日月或得比壽邱陵乎治三禮以康成爲宗然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不誣家法嘗舉鄭志答趙商之言曰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法所著禮箋十卷大與朱文正公序稱爲辭精義覈者也老年髀痛臥牀席間猶手定其稾嘉慶六年卒年六十有七 參吳定撰墓志銘 江藩漢學師承記

禮箋

周官軍賦

歲丁亥與戴東原同居京師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余舉小司徒正卒羨卒釋之東原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遂著錄焉

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

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卒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如以一成三百家計之亦得七十五人

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劉劭爵制曰古者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李備公問對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家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二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不言起徒役者家一人爲下經四時之田立文所謂田與追胥竭作也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卿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師之至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

掌萬民不當致卿大夫之子　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之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與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氏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昭四年子產亦作邱賦）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往往穿鑿引管子釋之而于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略入兵家班志而同制　藝文志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略入兵家班志出之入禮言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明是書之作遠在春秋以前隋書經籍志則云司馬兵法三卷司馬穰苴撰是時此書已闕佚不全徒據史記司馬穰苴傳爲撰自穰苴案傳言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自敘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

馬法穰苴能申明之考史記諸文則謂司馬法爲穰苴所撰者由讀史記未審矣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一百人見于李衞公問對及張預孫子注者可據蓋本孫子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之說與司馬法因井田制軍賦者絕異唐杜牧誤引此爲司馬法亦緣是時不見全書遂滋譌舛並附正之

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于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于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

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
士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
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
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冠衰升數

喪服經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緦麻一章咸
未著其冠衰升數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
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
分降服正服義服當之榜案喪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
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
服義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

服義服爲差審矣嘗以喪服記差之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
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疏說三升半者爲諸侯爲天子
臣爲君之等案傳者於斬衰嘗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
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爲斬衰二等
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齊衰有受
服明齊衰三月無受者不在其數然則齊衰三年與杖期不杖
期者同衰四升冠七升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如此由是差之齊
衰三月者其五升衰而八升冠乎是爲齊衰二等或以齊衰三
年與期同升數爲疑案喪服經疏衰裳齊牡麻絰古文此下有
今從今文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
其受也鄭君以爲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不
知其冠之異同爾然斬衰冠同者亦以其冠爲受此但言冠其

受無以明齊衰異冠如鄭君說殆非問者意也經所陳疏衰以下與上章三年者不殊今文惟無冠布纓故問冠不問衰明衰同四升也答以冠其受明冠亦同七升是三年期有差而冠衰升數無差記文固已該舉（注云此謂爲母服失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傳于大功章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大功衰八升者冠小功布十升謂殤大功也大功衰九升者冠小功布十一升謂成人大功也是謂大功二等傳曰緦麻小功冠其衰也經于大功言三月受以小功衰明冠無受（疏云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失之）以大功冠十一升與所受小功衰升數同矣記者于緦麻小功不復具言明冠衰升數之差及所受服止于此閒傳所列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注云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今據喪服經校之齊衰六升者斬衰之冠及所受服也大功七升者齊衰之冠及所受服又斬衰既練所受功衰也其小功十一升爲成人大功之冠及所受服則十升者殤小功冠衰十二升者成人小功冠衰是爲小功二等此喪服冠衰升數稽諸記與傳而可知者

陰厭陽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云祔當爲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以祭于奥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尸明者名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

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案記云是謂陰厭是爲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禫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于所祭之地謂祭于奧爲陰祭于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餘也明祝于主者爲正祭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飯鬼神之尸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謖後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

大學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樂其法即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四術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于成均言其遠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之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並言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
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國中
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西郊　榜案樂記武王克商散
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
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
在郊辟雍卽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
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
足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蓋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
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
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

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
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亦在西郊皆循
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
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目辟雍爲
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末失也明堂位米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四
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
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頖宮郊之學也然
則魯立頖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通典兗州泗水縣有
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代殷
薦俘馘于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馘在廟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
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據魯禮爲說者歟辟雍頖宮皆在郊

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俊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鄭君以西郊虞庠爲小學非也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見蔡邕所引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學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教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據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于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通惟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太子王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間記人之異說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入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

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
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
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
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
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
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
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
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
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
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
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
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
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
庶殊也

鄭先生牧

鄭牧字用牧休寧人歲貢生時同郡治考訂之學者戴震程瑤
田金榜治辭章之學者胡培翬胡珊胡賡善方矩皆與友善各以
所長相攻錯先生力宗程朱四子六經不可有片語之違故與
諸人相得甚歡及講論經義常至於不合而爭年七十餘卒參休縣志

方先生矩

方矩字晞原歙人諸生學宗慎修先生文宗劉海峯居靈金山
有林泉之勝親賢好學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與之游嘗謂孔
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爲鬼魅者程朱

之力也吾儕師學之不暇而敢妄有瑕疵乎學者稱以齋先生

參歙縣志

汪先生梧鳳

汪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人諸生與戴東原汪松麓同師事愼修先生又客東原松麓於家每語經義有疑輒力辯相持不下於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西漢八家之文皆有論說是正皆未成書成者詩學女爲二十六卷其中律學地理人物典制音韵鳥獸蟲魚之屬皆援據賅洽考核精審又有松溪文集參歙縣志

汪先生肇龍

汪肇龍字稚川號松麓歙人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專力治經梯階於王應麟閻若璩之說以上宗高密通爾雅說文水經諸書游京師館贊善鄭虎文家注石鼓文定爲史籀所篆虎文極稱

之參歙縣志

愼修交游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劉先生大櫆別見望溪學案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終